

好书推荐

立足科技创新，解构科幻想象



《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付昌义著，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凤凰报刊出版传媒出品。

一部时光穿梭机，带你去往大国重器的历史和未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破土而生的大国重器为科幻想象与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这本书以新中国成立来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如天问一号、“蛟龙号”、中国探月工程、“奋斗者”号、“华龙一号”、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等为切入点，梳理中国在航天、航海、生命科学、未来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重大工程的发展历史及科学进展。同时，该书还介绍了以这些大国重器为背景的科幻作品，解构科幻想象与科技创新之间的联系，进而发现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使读者在领略国家重大科技成就的同时，心生自豪感与使命感。读者能通过这些作品进行的科幻畅想，更加冷静地对标未来，感受现在与未来的差距，并努力缩小差距。

超越时空也要爱你



《超时空拯救》，雪城小玲、陈思进著，焱焱文化出品，2023年8月出版。

《超时空拯救》这本书具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丰富的人物设定，通过多个超越时空拯救他人人性的故事，带你超越时空，深入美国黑帮老大办公室、华尔街高层办公室和FBI警长家里等一线活动现场，成就令人惊悚的科幻悬疑巨作。华尔街、FBI，抢夺高科技成果的贪婪嘴脸逐渐浮现，父母之死，自命运，原来这一切的背后，藏着不可见的勾当。物理学家徐黄河新的实验实现了人的意识在平行时空穿梭，却意外让他得知身为记者的妹妹徐丽丽即将不久于人世，此时，距离妹妹死亡时间不超过60个小时……

忽然，徐黄河灵光一闪，脑海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妹妹的意识传过去“前时空”，看清楚数字孪生人徐美美发生意外的细节末节，再返回他们生活的时空，只要稍加修改妹妹的生活轨迹，就很有可能避免意外了。因为时空是一条流淌的大道，随时可以与物理世界相互交汇，只要找到办法在这条大道上行进就行了。

徐丽丽和史蒂夫在墓地被人跟踪，这是典型的“变异”插曲。原本平行运行的两个时空，一前一后，是不该出现交叉点的。但是徐丽丽和徐美美的时间线，有时候重叠交叉，有的时候平行向前，印证了徐黄河的思想实验——由于人为的干扰，出现了“变异”事件……

创作爆发与跨界“演出”

□ 成全

在2023年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中，《逆旅浮生》《来自近未来的子弹》和《画壁》3部作品获得科幻文学奖。安蔚的《时距八光年》、超侠的《拖把男人》、萧星寒的《黄泥塔》、郑军的《东方》等9部作品入围终评。按照历届惯例，上述12部中短篇科幻作品集结出版，名为《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科幻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百花科幻文学奖作为百花文学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创立的百花奖，每两年举办一次。

对比之前几届出版的作品集，本集亮点体现在京津作家的集体爆发上。京津科幻作家（泛指长期生活在京津地区的作家群体）的上一次辉煌还需追溯到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涌现出星河、凌晨等数十位标志性作家。但后来，曾经作为龙头的北方直辖市“黄金一代”作家群体逐渐走向一种“平静”。在20年后的今天，新的一届百花科幻文学奖，12篇终评作品中京津作家贡献7篇，羽南音、超侠、左文萍来自北京，任青、安蔚、大力金刚掌、郑军出身天津。历史的偶然使京津作家群体厚积薄发的必然。

作家的跨界“演出”也是本作品集一大重要特色：华语推理文学界知名作家、首届“最飞跃奖”获奖者凛，其科幻跨界处女作《逆旅浮生》一骑绝尘，喝得满堂彩；以盗墓悬疑题材系列作品《茅山后裔》收获无数读者粉丝的大力金刚掌，科幻“触电”新作《月下孤儿》在起承转合、荡气回肠中，引燃读者热情；两位以创作青少年科幻作品为主的科幻作家超侠、左文萍，本次携科幻原创作品问世，出手不凡。

举办一届成功的奖项与结果一本优秀的获奖作品集，这对于中国科幻原创的持续蓄力意义深远，我们乐见一个光明的未来。（作者系《科幻方舟》杂志创始人，百花科幻文学奖发起人）

开栏的话 现代地球科学在20世纪的中国生根、发芽并快速成长。野外科学考察是地学研究的基础，于是中国学者从创业之初就踏遍青山、足迹奔流遍及各省。这种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精神，不但推动着中国从地学大国走向地学强国，而且彰显了一代代学者求知探索的科学精神。《地学旧踪》专栏追寻20世纪中国学者野外考察的足迹，通过具体实例展示中国地学的发展之路。

丁文江：现代版“徐霞客”

□ 张九辰



丁文江（1887年—1936年）是中国现代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主要创始人、中国自然科学开拓者和启蒙者，被称为20世纪的徐霞客，他也是运用现代地学思想和方法研究徐霞客的第一人。

踏入西南，开始关注徐霞客

1911年春，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的丁文江从英国乘船返回祖国。他没有回到他的故乡江苏泰兴，而是在越南海防上岸，乘坐刚刚通车的滇越铁路火车进入云南，准备在中国西南地区从事地质考察。

中国西南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地层发育较为齐全、矿产种类繁多，是地质研究的圣地。丁文江急于到西南考察，也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兰地质学家古格里在研究东非大峡谷时推测，中国的西南地区可能与东非大峡谷有相似之处。后经证实，古格里放言有此说。

丁文江到达昆明后短住两周，拜见了那里的前辈。一位前辈跟他讲：“君习地学，且好游，宜读《徐霞客游记》。”于是，丁文江开始关注这位比他年长整

整300岁的江苏老乡、明代探险家徐霞客。徐霞客以毕生精力游历山河，并详细记录了所到之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他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和对西南喀斯特地貌的描述举世闻名。

徐霞客曾经游历过的中国西南地区，在300多年以后仍然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地区。丁文江在那里考察，不得不戴上假辫子、留了小胡子、头戴瓜皮帽、身穿黑褂长袍。他在昆明吉甯街《徐霞客游记》不得，直到回国第二年才在上海的一家书店买到了这本书。被称为“千古奇书”的《徐霞客游记》，在明清之际就受到了国人的重视，多次出现研究的热潮。但是早期的研究以整理书稿内容、校刊文字、分析其文学价值为主。直到丁文江回国后，才开始利用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研究《徐霞客游记》。

重走徐霞客旅行路线

丁文江回国后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教育机构和第一个地质调查机构的创建。他十分重视教书育人，一再强调野外考察方法在现代地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原因之一，一些西方探险家认为，中国地学落后是由于国人多为书斋学者，不爱旅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长期在中国考察，并写就《中国》一书。他认为，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其他科学也许在中国可以发展，但中国人却做不

了基于野外考察的科学研究工作。丁文江在教学和实际工作中，反复以李希霍芬的言论激励中国学生，并在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中注重加强野外训练。因此，中国现代地质教育自创立之始，野外训练的传统远胜于西方。

丁文江重视野外考察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到了徐霞客探索精神的感召。这种精神被丁文江称之为“‘知识欲’——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丁文江参与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地质教育机构，就把野外实习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并规定每周教师必须带学生分组实习一次。丁文江更是身体力行，经常赴野外考察，并多次到达中国西南地区。1914年，丁文江随身携带《徐霞客游记》再赴西南考察，他对照着游记重走徐霞客的旅行路线。1929年，作为总指挥，丁文江带领地质调查所十多位同事再赴西南分组考察。参与这次考察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多年后撰文《丁文江——20世纪的徐霞客》，称丁文江的西南区域考察是“中国人第一次开展边远地区的大规模地质工作”。在中国地质事业初创的前二三十年，多位中国地质学家在野外考察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参与1929年西南考察的地质学家赵亚曾（1899年—1929年），不幸在云南昭通被土匪杀害。

研究《徐霞客游记》地学价值

历史上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者不乏

其人，但是运用现代地学思想和方法研究徐霞客的，丁文江可谓第一人。1927年夏至1928年春，丁文江旅居大连，开始对《徐霞客游记》进行详细整理与研究。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丁文江编辑整理的两册《徐霞客游记》。此时中国最大的地质调查机构已创建10余年，该所收藏并绘制有大量地图。丁文江依据这些地图，绘制增加了1册附图，并首次编写了《徐霞客年谱》附于书后。丁文江在序言中强调，徐霞客的求知精神同西方的科学精神相同，且比西方早了近300年。而以往对徐霞客的评价“或仅爱其文章，或徒惊其游记，皆非真知先生者也”。

在丁文江的带动下，中国科学界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徐霞客游记》的地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941年底，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中国学者在位于贵州遵义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举行了“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会上丁文江的学生、地质学家叶良辅作了“丁文江与徐霞客”的报告，称“丁（文江）徐（霞客）二公可称同志”。

丁文江于1936年1月在野外考察中，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他的一生始终践行着徐霞客“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的科学精神。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千年岁月淡如风，大运申遗彪炳功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十二）

□ 王渝生

今年2月，京杭大运河实现黄河以北707千米全线贯通。这是自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和号召力的超大型文化遗产后的又一重大事件。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工程项目，具有河道距离长、流域范围广、修建年代久远、遗产类型丰富、利用功能多样、保存现状复杂等特点，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与大运河相关的遗存总数已超过1100处，最终列入申报范围的大运河遗产分布在两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相关遗产共计58处，总长度1011千米。

唐代诗人皮日休当年有诗描述“钱塘横大远，船货卸滩中”的盛况，并有七绝感叹：“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当代诗人原尘则有诗赞曰：“千年岁月淡如风，大运申遗彪炳功。”

与长城媲美的中国古代伟大工程大运河始建于2500多年前。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称霸中原，方便行军和粮草运输，开始命人修建运河，因此吴王夫差被誉为大运河“第一锹”的开挖者。

秦始皇在浙江嘉兴境内开凿的一条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后的江南运河走



图1、图2为《大运河》纪念封。（图片由中国集邮有限公司提供）图3、图4、图5分别为运河帆影、元代通惠河、当今大运河。（图片由作者提供）

向。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运河及运河文化由此衍生。

隋炀帝杨广为了控制南方地区和运送物资，开通大运河，给中国早期南北水运带来很大的便利，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

唐宋以后，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让南北相连，水利专家郭守敬完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南北开通。

郭守敬在科技工程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经“以海面较京师（今北京市）注汴梁（今开封市）地形高下之差”，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标高”即“海

拔”的概念，比西方要早五六百年。

至元十三年（1276年）左右，为开辟南北通航的运河，郭守敬主持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形测量工作，地域范围包括河北、山东、江苏，对几个水系的高程衔接进行比较，以确定其可行性。结论是运河跨越山东地垒是可行的。于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京杭大运河开始建设，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沟通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使南方漕船可达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为了让漕船能直接开入北京城，郭守敬又主持通惠河的勘测和规划设计。由于水源不足，他巧妙规划，从昌平东南的白浮村

引泉水至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再从瓮山泊入玉河（今南长河）通积水潭，而后东、南流与通州城南白河相通，从而使运粮船可以直接入积水潭。沿河设闸24道以控制水流、保证通航。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动工，次年八月完成，全长82千米。至此，由杭州直通北京的京杭运河全线贯通，通惠河的走向，与现代京密引水渠几乎完全一致，可见郭守敬当时的科技工程水平之高。

2019年2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印发，同年10月，京杭大运河通州城市段11.4千米河道正式实现旅游通航。2021年6月26日，京杭大运河北京段通航，创造了多项新的历史：包括北京市第一次出现航空和航运，第一次出现船闸等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第一次出现市内水路运输等。截至2022年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全线水流贯通。2023年更是实现了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707千米的全线贯通。

壮哉，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兴盛于唐宋，繁荣于元代，延建于明清，造福于当代！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淡交若水 马国馨 院士篆刻

十余生趣潭十

马兰花开

□ 何静宜

1958年底，中国核试验基地开始在新疆罗布泊组建，因基地戈壁滩上生长着顽强的马兰花，故又被亲切地称作马兰基地。在这里，几代马兰人在最艰苦的环境与条件下，以最短的时间成功研制和试爆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由它产生的马兰精神也代代相传、为人赞颂。

《马兰的孩子》就是对马兰精神的致敬。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原子弹试验的关键阶段，数以万计的技术人员、解放军官兵会聚戈壁。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大批家属从全国各地入驻马兰，他们的孩子也在其中。小说便围绕着这群在马兰基地成长的孩子展开，他们如同马兰花一样扎根大漠，在这里生活、学习与成长，见证了创造历史性成就的艰辛历程，并成长为马兰精神的继承者。

在小说的开篇，基地保障部主任严砺带着3个孩子和妻子来到罗布泊。罗布泊式的欢迎即是排山倒海的沙尘暴。严砺的长子严新文是这样形容这个场景的：“几十米高的沙尘暴如一堵巨大的

墙，从天际轰隆隆地压过来，昏天暗地，汽车像一块块松软的绿豆糕被沙漠巨兽一口吞下，钢铁板车也像一盒盒松脆的桃酥被碾碎。”

而不幸就在故事的最开始发生了：严新文的弟弟严新武被大风卷走失踪了。“当我还揪心着新武的下落时，车队便在严砺的指挥下整队出发前往基地了”。小说只用了寥寥数语交代家人对于严新武失踪的悲伤，措辞也仅仅停留在“心中无比郁闷”“步履沉重”“强忍着眼泪”。当我还想追问严新武生死状况时，小说已经话锋一转，开始着眼于基地生活的新篇章了。

但我的情绪迟迟无法从严新武失踪的担忧中抽离，我急不可耐地读着，想要抓取和严新武有关的信息，我心中满是疑惑：为什么关于严新武的部分戛然而止了？为什么如此大的家庭悲剧却没有给严砺一家带来情感悲恸？

严砺这个家里只有严新文还记挂着弟弟失踪的事情。严新文和小伙伴组建了小小寻宝队，在戈壁中寻找被大风吹走的弟弟。久寻不得后，严新文落

寞地坐在戈壁滩上，他思索着如果再来一场大风，把他也吹走，他是不是就能被吹到弟弟所在的地方，然后带弟弟回家了。

书中没有太多笔墨去描述人物的感情，却带给我极强的情感冲击力。很难想象，在这显得“稀疏平常”的代价后还有着怎样的牺牲。

书里更多的是透过孩子的视角讲述茫茫戈壁之上基地人员的衣食住行。这里满目枯寂，没有生机：水是远距离运来按量分配的，最后基地人还因为孔雀河水含镁过量纷纷腹泻；基地粮食也不足以果腹，食物里常常带着沙子，而为保护几缸腌酸菜，严砺不惜与暴风搏斗。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原子弹开始了爆裂、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罗布泊上空飘起蘑菇云，实现了第一次7000米高空的核爆炸。就在同一秒，严新文眨了眨眼，历史就那一秒之后发生了变化。书中，严新文曾问过父亲严砺：“我也是战士吗？”



《马兰的孩子》，孟奇、杨飞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严砺回答说：“当然，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战士，你弟弟新武也是一个好战士，是马兰基地年龄最小的烈士，他虽然很小，但表现得非常勇敢”。

我想，这就是书里对于严新武的下落的交代，也是对这群马兰人人生的交代。他们都是战士，是于绝处绽放的马兰花。